

安立德90多岁，每顿还能吃一个馍，一碗稀饭。这在斜川街是不多见的。安立德最近得了一种罕见的病，儿子领着到医院检查，该用的仪器都用了，就是无法确诊。医生说：“耳不聋，眼不花。能吃能喝能睡的，没事。”

安立德最近得的这个怪病是，很胆小，胆小到语言、行为稀奇古怪，家人想起来心里就发毛。天上过飞机，安立德听到响声，吓得马上趴到床底，说：“飞机扔炸弹了。”有几次，安立德正在街北的路上遛弯，忽然听到飞机声，吓得捂住耳朵，躲到树沟，确信再没有飞机了，才起身拍拍身上的土。

安立德住在房屋的东间，儿子住在西间。晚上，路灯的光线从窗棂射进来，安立德吓得在房间不敢乱说乱动。他安分地边吸着旱烟，边看着电视。遇到搞笑的镜头、情节，也不敢放声大笑。原来，安立德把路灯当成摄像头，说：“每天晚上都有监控监视着我。”

晚上，安立德要起几次夜，每次都要到后院的厕所。儿子无奈，只好给后院、厕所安装几个灯，生怕老人摸黑摔倒。

去年秋季阴雨多，不少成熟的玉米倒伏了。联合收割机收过的地里，遗留着不少玉米。斜川街的人都到地里捡拾。有天，天刚麻麻亮，儿子和媳妇拉着架子车去地里捡拾。太阳出来后，便拉着几袋玉米回家了。

安立德看着架子车上的玉米，像是发现了怪物，围着车子左看看，右瞧瞧，躬身看看，立起瞧瞧。最后，安立德沉着脸来到厨房，神秘地问儿媳：“你们从谁家地里弄的？”儿媳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告诉他：“是拐弯根社家的。”

安立德见儿媳承认了，弯身把烟袋在鞋帮上一磕，怒冲冲地来到儿子的房间，说：“你还有心思喝茶？你娃惹事了，大事。”儿子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，笑微微地说：“爸，又不是偷的，能有啥事？”

“不是偷的，我看你是窗台上搭眼镜哩。你俩六点多起来，监控正盯着呢。娃呀，让人弄出来，就窗台上按喇叭，名声在外了。”安立德一脸正色地说完，又露出慌乱胆怯的神情。

儿子差点笑出声来。安立德这下急了，带着几分诡秘说：“把玉米拉着还给人家吧，就太丢人了。这样，你算下，值多少钱，把钱马上给根社赔上，再给人家承认错误，这是良策。”

儿子知道他近期的怪异举动，也不想和他计较，就答应说：“爸，马上吃饭了，吃完饭我就去。”

“不行！”安立德怒了。“马上去，不然，派出所来了就迟了。现在去，这叫投案自首。”

儿子无奈，只好从兜里掏出200元钱，在父亲面前晃了晃出去了。

安立德不放心，走出门，望着儿子到了拐弯处，这才释然地回家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儿媳，说：“娃呀，你爸过的桥，比你们走的路都多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

儿媳只好附和着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还是爸有先见之明。”安立德听后，得意地按上一锅烟，点燃，吧嗒了几口，说：“那年……”他正想打开话匣子，儿媳知道父亲又是无休止的“那年”，忙止住他的话说：“爸，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”

斜川街的人都知道，安立德当过生产队保管员，当过生产队队长。后来，当上了大队长，一干就是20多年，得的奖状和荣誉证书，压了半箱子。

有天早晨，安立德正在村部给几个人说“那年”的事，忽然，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安立德慌忙跑到桌子底下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安立德死后，儿子打开了他放在柜子里的那个黑色木匣子。这个木匣子像个谜一样一直困扰着儿子。木匣子里放着几个军功章，还有一张带血的书信，儿子这才明白：安立德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他的亲生父亲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，在敌军的轰炸机下牺牲了。



## 我的家乡

周嘉铭

“在秦岭的南坡，有个地方叫商洛。那里的小路牵引着，无数山峰走过……”说起商洛，不由得让人想起《秦岭最美是商洛》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正如歌词中所说，商洛是一个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的康养之都。

商洛地处秦岭山地，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，被誉为“天然氧吧”“康养之都”。我的家乡商洛，天空蔚蓝，河水清澈，一年四季气候温润，美景数不胜数；春天，你可以去金佛山赏漫山遍野的梅花，去桃花谷赏婀娜多姿的桃花；夏天，你可以去金丝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，感受峡谷奇观、生态王国，去终南山寨尽享清凉，体验峡谷精彩的运动项目；秋天，你可以去滨江银杏公园，金黄的银杏叶漫天飞舞，充满诗意与浪漫，好像走进了童话世界；冬天，你可以去秦岭江山景区感受冰雪之美。

我的家乡商洛，这里的人们勤劳质朴，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，丹江河畔就有一群勤快的人儿，他们挑着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、瓜果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等待早起锻炼的人们去挑选。他们脸上洋溢着淳朴而满足的笑容，说着商洛方言，和蔼可亲地在称完菜后还给你加上几根，嘴上说着自家种的吃不完，坏到地里可惜了。

我的家乡商洛，这里有富饶的水土，有丰富多样的土特产和美味可口的吃食。商洛的核桃、柿饼、木耳、茶叶等远近闻名，有些还销售到了国外呢！商洛的美食更是好吃到停不下来，擀面皮、水煎包、洋芋糍粑、糊汤面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
商洛的山美、水美，这些都是可爱的商洛人一点一滴的温暖汇聚起来的。我爱商洛，爱我的家乡。（作者是商洛中学生）



## 秋到商洛山

马小江



当第一缕秋风悄然拂过商洛山，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便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秋的盛装。秋，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师，用细腻的笔触、斑斓的色彩，勾勒出商洛山如诗如画的美景。

商洛山的秋，是一场色彩的盛宴。近处的山坡，远处的山峦，仿佛被大自然的调色板精心涂抹过似的。苍郁的松柏依然挺拔，像是忠诚的卫士，守卫着这片土地。枫叶则像一团团渐渐燃旺的火焰，红得热烈，红得奔放。那片片红叶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仿佛是大自然赐予商洛山的红宝石。散落在山间的银杏树也不甘示弱，叶子变成了金黄色，宛如一把把小扇子，在秋风中摇曳生姿。秋风过处，树叶纷纷飘落，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地毯。

走进商洛山，田野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一个个黄豆荚饱满，仿佛在向大地诉

说着丰收的喜悦。农人们忙碌的身影在田间穿梭，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拧成串儿的玉米，像是一个个胖娃娃，被整齐地排列在屋檐下、院子里。屋檐下悬挂的红辣椒，映红了庄稼人的日子，搁在窗台上的老南瓜，调剂着山里人家生活绵长的滋味，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照亮了果农们的致富之路。秋天的商洛山，处处弥漫着丰收的气息，那是大自然对勤劳的人们最好的馈赠。

商洛山的秋，是一曲灵动的乐章。秋风轻拂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是大自然在演奏一场美妙的音乐会。山间的小溪潺潺流淌，清澈见底。溪水撞击在石头上，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鸟儿们在枝头欢快地歌唱，松鼠在枝间跳跃撒欢，它们似乎在为秋天的到来而欢呼雀跃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，让人可以静下心来，细细品味生活的美好。

夜晚，商洛山格外宁静。明月高悬，繁星点点。银色的月光洒在大地上，给万物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坐在农家小院，

园画卷之中。

秋天的商洛山，空气格外清新。深吸一口气，那带着泥土芬芳和果实香味儿的空气，瞬间让人神清气爽。漫步在山间小道上，感受着秋风的抚摸，聆听着大自然的声音，心中的烦恼与疲惫顿时烟消云散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，让人可以静下心来，细细品味生活的美好。

商洛山的秋，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这片土地上，曾经孕育了无数的历史名人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。古老的寺庙、庄严的道观，在秋风中显得更加肃穆。那斑驳的墙壁、古老的石碑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走进这些历史遗迹，让人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，感受着古人的智慧和才情。

夜晚，商洛山格外宁静。明月高悬，繁星点点。银色的月光洒在大地上，给万物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坐在农家小院，

仰望星空，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远处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，更增添了夜的宁静。在这样的夜晚，人们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，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祥和。

秋到商洛山，带来了美丽的风景、丰收的喜悦、灵动的乐章。它让人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，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，人们尽可利用闲暇，走进商洛山，去领略它的独特魅力，去感受秋天的美好。

秦岭最美是商洛。这里的秋，是一幅永远也看不够的画卷。每一处风景，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；每一个角落，都散发着秋天独有的魅力。无论是那绚丽多彩的山峦，还是那丰收在望的田野；无论是那灵动悦耳的乐章，还是那宁静祥和的夜晚，都让人陶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## 等待

段光耀

每天定点取报纸，形成习惯，转眼已三年了。

具体日期记不住了，依稀是微风轻拂的一个早上，同事说起了一件棘手事。单位退休的赵叔每天坚持看报学习，这是好事，但问题在于赵叔要求他和老伴高姨订的3份报纸一期不差，那会处于疫情防控期间，报纸要经过邮政、门房和办公室等多人之手，缺失在所难免。这个理由对于别人可以，但赵叔万万不能接受。为此，给单位反映过，给邮局打过电话，甚至热线投诉。后来，单位没人愿意接这件出力不讨好的事，这样一来，报纸缺失反而越来越多，赵叔更加急躁。

同事口气是试探和商量，不抱希望，这事八竿子打不到我。我却同意了，同事一打阴霾，感叹终于有人愿做这件事。

我接手是因为我和赵叔爱好相同，兴趣使然。但开始给赵叔转送报纸后，压力陡然而至。我读书看报可以从微信公众号

和官网获取，但赵叔不行，这就是他计较报纸缺失的原因，也是我要弥补的漏洞。我把赵叔家订的3份报纸集中到单位，专门申请了专用报箱，安插上锁，自己掌管钥匙，可谓万无一失。至此，赵叔的报纸极少缺失了！

接下来就是翘首以盼地等待。赵叔一家居住省城，他平均一个月回一次商洛，每次取报纸事先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把事先按日期、类别整理好的报纸拿来，然后在门房静静等待。初时的赵叔目光炯炯、强健的腿脚蹬踏着飞鸽自行车缓缓而来，我每每都迎上去，嘘寒问暖。赵叔也很关心我的发展进步，甚至说出近期报纸上有我写的农情报道，最后依依不舍送赵叔离开。

高姨属于特别健谈的那种，得知我父亲要在老家盖房后，她每每都要询问盖房进展。父亲主张在70多公里外的家乡盖房，我们一家立马分成三派，父亲支持盖

房，母亲保持中立，我和妻子持反对意见。说是反对，但父亲真的行动起来全家人还是义不容辞地给予人力、物力支持。盖房先修防护堰，就是在房和后坡间修一道石头砌成的堰，前前后后修了一个月。当听到乡亲交口称赞时父亲高兴之情溢于言表，当修建师傅说这条石堰是他20年修建生涯之最，能屹立百年不倒时，父亲更是喜上眉梢，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高姨说他们有前车之鉴，于是见我父亲一次说一次，怕力度不够，还拉上赵叔。事实摆在那里，赵叔家在距城区20分钟车程的镇上盖了房，他俩年龄渐大，儿子去省城工作后，房子闲置起来净是吃灰。可遇上一心想落叶归根的父亲，他们的话收效甚微。高姨见到我，说了很久，他们是过来人，不想我们走弯路，在经济上吃亏，我唯有感谢她的直言不讳。或是机缘巧合，或是父亲听进了劝告，最终没有在家乡盖房，而是在距城区十多公里的

地方买了房。

每当报纸堆得像小山时，我会不自觉不自觉地看，期待那个熟悉的电话和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。一次赵叔打来电话，语速很沉，说半个小时后到。这次见到赵叔，他缓缓从车上挪着身子下来，我连忙上去搀扶，他说近来腰不舒服，回商洛的次数少了。分别时依旧不舍，他重复着谢谢，我重复着保重身体。

从那以后赵叔回来，我都主动去送报，送到家门口，顺便承担起送物资等杂事。

不计较得失，不在乎付出与收获。就这样，这几年我和赵叔、高姨有了情感上的羁绊，彼此关爱、温暖，每次见面，总是亲人般的感受。

等待的时间很长，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。这份惦念像流沙从指缝间穿过，抓不住、摸不到，但又挡不住、忍不了。这会儿，我又拨通了电话：“赵叔，近来身体可好，回来了没有？”

## 豆角蔓

张宏霞

在娘家陪爹娘住了两天，娘一刻都没闲过，除过晚上睡觉。

娘一会儿给我洗水果，一会儿又给我泡她自己弄的金银花薄荷茶。吃过饭刚洗完了锅，她放弃了早已习惯的午休，从园子里割了韭菜回来，准备下午给我包饺子吃。她自己闲不下来，还把爹指使得团团转，一会儿让去街上买菜，一会儿又让爹去园子里摘南瓜红薯，爹没有怨言一件一件地做。

我住不下去了，本来是想陪陪他们，可再这样下去，娘和爹会累着的。我来的日子，已经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。我给娘说，朋友家里有事，要回去帮忙，娘不舍地答应了。

临走前，娘又让爹去屋后的园子里给我割韭菜、挖葱，她则提着篮子进了院子里的小菜园。我在台阶下看爹种的菜，开过的牡丹、海棠，还有正在开着的月季、绣球。绣球花是爹娘最喜欢的花，一团一团的花球，奔放热烈，从初夏的浅绿色，变成浅紫色，再变成深紫色，最后在秋天变成叶子一样的深绿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无尽夏，只要夏天不尽，它的能量就释放不尽似的。那一小朵一小朵的花，紧紧围在一起，变成大团大团的紫色花朵，直到冬天到来，它才不甘心地枯萎。

“妮子，来一下！”娘在园子里的豆角架中叫我。

我放下手机，钻进了豆角架里。两米多高的豆角架上爬满了豆角蔓，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翠绿色的豆角和浅绿色的豆角花。娘在豆角架中间，矮小而单薄，她够不着豆角架上高处的豆角，那些最嫩最长的豆角都在高处，

娘要把它们摘下来给我带回去。

娘喜欢种豆角，每到谷雨前后，她就在房前屋后的园子里种上豆角，盼着发芽，出苗。她和爹提水浇在豆角苗周围，豆角苗就噌噌地往上长。不几天，那细长的豆角蔓生出来，四处蔓延。娘就让爹去园子里砍了细长的竹竿回来，插在豆角苗跟前，给豆角搭好架。那细长的蔓就似乎找到了依靠一般，顺着架子爬上来，肆意地缠绕，慢慢地开花，结出小小的豆角来。

豆角蔓越爬越高，爬到竹竿的尽头了，就垂下来，绿色瀑布一般，上面挂满了长长短短的豆角和浅绿色的花，压得细细的竹竿稍弯了下来，豆角蔓上沉甸甸的。

我伸长胳膊，尽力够着高处的豆角，一边和娘说着话。“这豆角才是有良心的菜呢，种一茬，它就不停地结，都吃不过来了。一直到立冬后，蔓才干枯。这么多，我两个人吃不了多少，你回去多拿些，够吃一阵子的。”娘说。

“行，我们也吃不了多少，你少摘点，拿多了，放坏了糟蹋了。”

“你放到冰箱里，能吃好几阵呢。”娘在一座座小山似的豆角架中间忙活着，豆角蔓上成熟的豆角被采摘一空，蔓上的压力小了许多，豆角架似乎直起来一些。娘拿了几个袋子来，把篮子里的豆角装进去，让我给城里的姐妹妹妹都捎些去。爹把挖的葱，红薯，割的韭菜也都分成三份，分别装了袋，给我放在车里。

我给站在院子边的爹娘招手，车慢慢地启动。园子里的豆角蔓空落落地垂着，在风中一晃一晃的。



## 商洛山

(总第2633期)

刊头摄影 郭立新

